

奇石回頭

劉醒龍

指間歲月

2025年12月29號上午11點左右，我正在電腦前寫作青銅重器三部曲之三《天獸》，因為到了一個節點上，前後左右上下裏外都要兼顧，免不了有些糾結。正在抓耳撓腮之際，一聲巨響，嚇得我幾乎從椅子上跳起來。尋着聲音看去，發現清潔工任師傅正惶惶地站在門廳處，望着地面不知所措。我走過去時，發現先前放着幾樣物件的玄關架上，有點空蕩蕩的。直到看清地面上兩大塊和幾小塊石頭時，才明白是那塊從住進這房子以來一直放在玄關架上的那塊英德奇石摔碎了。任師傅這時也轉過彎來，連連說自己會賠的，還問要多少錢。我告訴她，沒什麼，不就是一塊石頭嗎，摔了也就摔了。

末了我還下意識地補一句說，石頭是朋友送的。

事實的確如此。2005年初，我寫完長篇小說《聖天門口》，結束六年閉關時光，開始出門走動。五月底，《南方日報》文體部陳志紅主任出面邀請我到廣東英德采風。那天早上，我乘坐夕發朝至的火車到廣州站，報社的青年作家李傻傻接着我後，領到報社內部招待所休息。也是差不多六年沒怎麼出門的緣故，不知外面突然冒出那麼多的騙子，當然，也有錯進錯出的原因，誤將一個打電話到房間、口稱請劉先生喝早茶的男子當作李傻傻的朋友，真的出門乘出租車去了一家茶樓，被人家花言巧語地將錢包裏僅有的三千元現金騙走，還渾然不覺。直到李傻傻打電話問我在哪裏，我反問道，你不是讓朋友請我喝早茶嗎？李傻傻不動聲色地教科書般在電話裏引導，要我一步一步地如何做，等我出門上了出租車，確認安全後，李傻傻才在電話裏大呼小叫地告知，我遇上騙子了。後來，作為東道主的陳志紅，還有

也是請來參加采風筆會的蔣子丹、張欣、張梅等，一再說丟了錢事小，人能安全回來就是萬幸。

那次筆會，這事成了一梗，動不動就被王必勝和潘凱雄等人拿出來說笑。後來擺在我家的這塊石頭也曾是笑料之一。我也只好自嘲，說男人最受不了被別人強力制服，比如挨揍什麼的，反而能接受被騙，畢竟男人是靠力氣打天下，傻一點沒關係。女人正好相反，由於天生弱小，絕對的力量永遠是可望不可及，行走江湖主要靠天生冰雪聰明，一旦被騙就等於失去看家本領，就表現得萬萬不可接受。

沒到過英德的人，基本上不會知道，英德是國內景觀石主要產地之一。當地人普遍認為《水滸傳》裏晁蓋等人奪取的生辰綱，就是從英德這裏沿水路運到太湖再起岸的奇石。英德的奇石的確非常有特點，大的大得像小山，小的小得能在掌間把玩。那天在一處奇石館，我喜歡上一塊既像一片雲彩飄在空中，又如某種龍型動物回頭張望、灰白相間並夾着條條紅色紋理的石頭，站在那裏久久不肯離去。我很想買下這塊石頭，又擔心這塊石頭太過脆弱，稍不小心就會弄掉一塊，或者乾脆弄得粉身碎骨。王必勝和潘凱雄見了，故作一本正經地問我，是不是想回頭去找那騙子要錢，再或者是回頭將那騙子也騙一回。笑話歸笑話，我沒有料到主人另一番好意，只是當場沒有說出來。



●英德的奇石非常有特點。

網上圖片

從這塊石頭旁邊走開，又遇上另一塊也作某種動物回頭狀的黑色石頭，很小巧，也很結實，標價只有二百元。我二話沒說就買了下來，再追上隊伍拿給大家看，我說是鹿回頭，王必勝說是狼回頭。多年後，我在長篇小說《黃岡秘卷》開頭寫了一句話：狼若回頭，必有緣由，不是報恩，就是尋仇。腦子裏想到的有兩個場景，一個是真的狼，那是2016年夏天，在可可西里，一匹灰狼與我們探身而過，邁着小碎步爬上近處的沙丘，然後回頭看了我們一眼。另一個就是這塊石頭。這塊石頭也在客廳裏擺着，但在一個單獨的木架上。時間長了，那灰黑灰黑的尖尖腦袋，真的是越看越像可可西里的那匹狼。不過，也有人說像隻羊，還有人說像猴哥和二師兄。說得越多，越像是多彩的人生世界。

采風活動結束，臨分手時，東道主送我一件禮物，正是自己曾久久不捨離開的那塊雲形回

頭石，讓我一喜一驚。喜是自不待言，驚的是如何帶走這石頭。一路上不斷說笑的幾位，不懷好意地要我放在懷裏抱回去。真到了機場，潘凱雄開始非常認真地幫我，將其放入一隻新買的旅行袋中，還不知從哪裏找來一包報紙，將石頭周邊的縫隙塞得滿滿的。如此易碎品當然不可能託運，上飛機後，個子高高大大的潘凱雄伸手幫忙放在行李架上。下飛機時，還是他幫忙從行李架上取下來。待我回到家裏，他還來短信，問有沒有弄壞。

算起來，這塊石頭在家裏擺了二十年，突然折損，心裏肯定不舒服。何況其中還有許多紀念。比如作為東道主的陳志紅，曾以為她是大姐，直到後來看到她去世的消息，才知道她年紀要小。那次在報社內部招待所被騙後，她生氣地責備了不少人，還讓領導特別批准，另外開支三千元作為補償。多年後，突然聽到噩耗，一時不敢相信。還有也已經離開多年的呂雷，當年他差一點成了重慶渣滓洞集中營中的第二個「小蘿蔔頭」。那次同行，大家都有取笑時，唯獨他總像兄長那樣，和善地微笑着，偶爾來一句，說這種騙子還不是最壞的，那弦外之音，懂的都懂。

與人相處，經常聽到世間萬物皆有靈性，然而，很多時候，與人生比較起來，總覺得不完全是這回事。2025年年底，在我家待了二十年的雲形回頭石突然摔碎，我對任師傅說，一塊石頭，若在意就是無價之寶，若不在意，就是一塊亂石頭。說完這話，我怔了一陣，因為我想起這塊石頭的前因後果，它的價值在於留給我不可再生的記憶。

所幸還有一塊黑色纏繞着白色絲綢同樣正在回頭的石頭。

2025/12/30於G506武漢至北京

停留在屋簷上的時光

陳光美

黃昏

落日的暖光，隨意而自在
祖母坐在這片焦糖色的光影裏
安詳得像一幅陳年老畫
陽光裏全是她吐納的氣息
那隻橘色小貓
彷彿是滑落在祖母腳下的
一小截光陰
不動聲色地蜷縮成一個句號

晚風在不斷拆解枝頭零星的枯葉
不忍分離的痛
比黃昏還要濃稠
最先亮起的燈是廚房裏的那一盞
母親升起灶堂柴火的時候

一切都變得柔軟起來
而炊煙，是心最軟的那一個

雨夜

驟雨突降，狂野的步伐
碾過大地的每一寸肌膚
十字路口，茫然失措的紅綠燈
從雨線的間隙向我投來隱忍的目光
兩滴急叩車窗的聲響
彷彿暮年沉寂的血管中
忽又湧起清晰的潮汐，落在地面的雨
用不斷重複又瞬間消逝的喧響
消磨着自己。雨是陽光的繼任者
它可以抵達陽光無法照亮之處
比如，在漆黑的午夜

在萬物尚未醒來的黎明前
一陣強風吹過，日子晃了一下
旋即又在雨霧中站穩
在轉身的剎那
身後的來路清晰可見

凌霄花

我們到來時，凌霄花已悉數開放
一群人坐在樹下
紛紛仰起頭，明亮的光影裏
青春荷爾蒙淹沒了我的暮年

清晨的一場新雨後，花色更艷了
每一朵都美如少年
葉間的花朵披着黎明的曙色

隱匿的花語落在賞花人的額頭
高處的凌霄花走下枝頭
紅着臉頰與我們促膝而談

午後，一些被我們反覆叨擾的花朵
有了短暫的停歇
久閉的心事慢慢打開，平靜而謙遜
風陪着陽光回到院子
我一貧如洗的眼眸裏
一首詩，正在悄然發芽

時代詩行

文學花園

白菜熬出翡翠心

黎月香

冬日的黃昏，總是來得悄然而沉靜。窗玻璃上凝着薄薄的水汽，將窗外漸濃的暮色，暈染成一片朦朧。我守在灶前，望着那隻陶土砂鍋。半棵白菜浸在清水裏，文火悠悠地煨着。火苗藍瑩瑩的，溫柔地舔着鍋底，不急不躁。

剛下鍋的白菜有些蔫，葉子軟軟地貼着鍋壁，顏色灰綠，如同件舊衣裳。水也清冷冷的，看不出變化。這光景，平平淡淡的開始裏，帶着些許被遺忘的倦意，恰是許多尋常日子慣有的模樣。

可耐性總在無聲處醞釀着奇跡。不知過了多久，一縷幽微的甜香從鍋蓋縫裏鑽出來，怯生生的。揭開蓋，白霧湧起，散盡後景象讓人心裏一動。

清水不知何時潤成了淺淺的乳白，如玉漿初凝。沉在其中的白菜，葉子已一片片舒展開來，透出溫潤的光澤。那綠不再是灰綠，而是盈盈的碧色，像上好的翡翠在暖水中浸透了，由內向外透着光。葉脈分明，卻軟糯得近乎透明。這，便是平凡在時間裏「熬」出的翡翠心了。是了，最樸素的食材深處，果真藏着瑩潤的芯子，只是需要時間，需要一份不離不棄的溫情，才能將深藏的甜與光交付出來。

忽然想起外祖母的灶台。她那雙布滿老繭的手，總是不緊不慢地料理着畦裏的菜蔬。沒有珍饈，經她的手，粗陶碗裏總能生出妥帖的暖意。她常說：「急火攻心，慢火養人。」那時不懂；如今在這鍋白菜前，卻彷彿聽見了同樣的叮嚀。

●白菜浸在清水裏，文火悠悠地煨着。 AI繪圖



人生大抵也是一場文火的熬煮。我們多是平凡的白菜，被安置在歲月的砂鍋裏，經歷日復一日的加溫。青春的翠綠會過去，中年的沉澱，甚或一段晦澀的時光，都是必經的歷程。我們渴望着濃烈的滋味，卻常常忘了，生活的真味與力量，往往就藏在這看似沉悶的「熬」字裏頭。

熬，不在苦捱，貴在無聲的生成。將經歷的風霜與平淡，用心的文火持續溫熱，讓它們在時間裏沉澱、發酵，將生澀與寡淡，淬煉成清甜的底蘊，將平凡軀體，養成一顆溫潤的「翡翠心」。

砂鍋在灶上咕嘟着，聲響安穩，帶着一種令人心定的節奏。我盛出一小碗湯，湯色澄澈，白菜臥在其中溫婉如碧玉。喝一口，清甜的暖意從喉間滑下，妥帖地安頓在胃裏，瀰漫到四肢百骸。這滋味不驚艷，卻厚實，能將浮躁的心漸漸熨平。

窗外的暮色濃了，屋裏這鍋暖光，將冬夜的寒融融隔開。這般想着，滋養生命的，從來不是瞬息的高光，而是甘於用慢火熬煮的一碗樸素清甜，足以慰平生。

窗明風和

書頁上的暖陽

朱明坤

周末午後，太陽出來了。我把沙發椅搬到陽台，那兒光線最好。從書架隨手一抽，是本舊詩集，紙張黃了，邊角也軟了。

陽光照在身上，暖得很。我坐下翻開書。鉛字映着光，清清楚楚的。書頁脆脆地響。裏頭夾着一片楓葉，乾了，顏色淡紅，脈絡還分明。頁邊有鉛筆字，是我從前寫的。有些句子下面劃了線，旁邊批着「真好」。我笑了，年輕時心裏藏不住話，想到什麼就寫什麼。

讀了幾行詩，陽光慢慢爬到手上。窗外有車聲人聲，隔着玻璃，聽不真切。我走了神，想起二十年前，在學校圖書館初讀這書。也是這樣的冬天，陽光從高窗照進來，落在木頭桌面上。那時我二十出頭，覺得詩裏的山水都閃着光，遠方等着我去。如今再讀，山水還是那些山水，只是我見過了真的，便明白字裏字外的意思。

陽光挪了位置，我跟着動了動身子。沙發椅輕響。翻到一頁，有道摺痕，想必當年覺得這裏重要。詩裏寫光陰如水，一去不回頭。我停在這兒，看見書邊寫着「何時再見？」，是那年失戀後胡亂寫的。現在看看，好笑之餘，又覺得那份認真也挺珍貴。

樓下有小孩拍皮球，聲響清脆。我抬頭看天，淡藍的天上，雲慢慢地走。這種閒散，在平常忙碌的日子裏，實在難得。中年以後，時間跑得快，一周趕着一周。能有這麼個下午，什麼事也不做，就讓鐘擺慢下來，真是好。

那片楓葉是大學時爬山撿的。秋深時節，滿山紅葉，我挑了最完整的一片。沒想到一夾這麼多年。葉子脆了，我小心捏着，對着光看。脈絡細細的，像畫的地圖。當年一起爬山的人，如今各奔東西。時光不說話，悄悄就把人分開了。

又讀了兩首詩。陽光斜了，金黃的光攤在書頁上，字都浮了起來。眼睛乏了，就閉一會兒。渾



●金黃的光攤在書頁上。 AI繪圖

身暖洋洋的，不想動。想起蘇軾說的：「無事此靜坐，一日似兩日。」真是這樣，心靜下來，時間就變寬了。

這樣讀書，沒什麼目的，不趕進度，也不為記住什麼。只是讓心思跟着字句走，飄到哪兒算哪兒。冬日的太陽，把冷冰冰的書頁曬暖了，把舊記憶也喚醒了。這像是給精神曬曬太陽，心裏那些潮濕的角落，見見光，透透氣。

如今人人講效率，讀書也要快。我倒喜歡這樣慢慢吞吞的，在太陽底下一頁頁翻。它好像沒用，卻讓我心裏踏實。日子喧鬧，工作纏人，有這麼一段閒坐的時光，心裏就像曬透的棉被，蓬鬆柔軟，存着陽光的香。

太陽西沉了，光漸漸柔了。我合上書，把楓葉輕輕放回去。身上還留着暖意，手腳都舒坦。街燈一盞盞亮起來。我搬回沙發椅，把書插回書架。陽台那處，光已經走了，但我知道，明天它還會來。

這個午後，像杯溫水，緩緩喝下，通體舒暢。曬着太陽，翻一本老書，小事一樁，卻讓我安心。在停不下來的生活裏，能偷來這樣一段閒工夫，大概就是日子最好的底色了。